

執子之手，鏟屎到老

資深鏟屎官心聲大解密

文、圖 | 侯惟嘉 國立臺灣文學館

寵物陪伴人由來已久，犬貓、鸚鵡九宮見諸古籍，文學的功能從多識草木鳥獸之名開始，同時也記錄了人們與有情萬物互動的點點滴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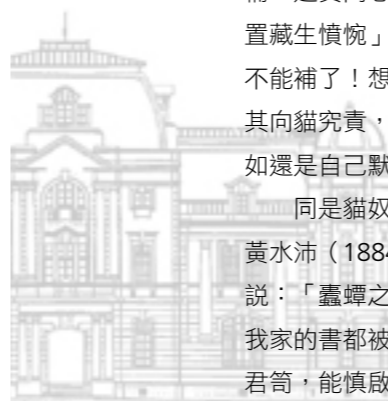
你是狗派、貓派還是鳥派？根據農委會 2017 年的全國家犬貓數量統計，臺灣本島的寵物狗有 177 萬多隻、寵物貓則有 73 萬多隻，合計超過 250 萬隻。但鏟屎官一職可不是現在才有，在臺灣這塊土地上，早就有各種描述作家與動物情誼的作品，無論你是哪一派，現在就一起來看，早期臺灣文學中鏟屎官與動物們的故事吧！

有點毛毛的，家有阿貓阿狗

〈愛狗將軍劉永福〉是連景初在《臺南文化》第 8 卷第 3 期發表的文章，文中描述臺灣民主國大將軍劉永福愛狗的一面。劉永福擁有的大批軍犬，是當初助越抗法獲勝的俘虜。後來他奉派幫辦臺灣軍務，在臺南時駐於總鎮

署（今臺南轉運站、臺南公園一帶），據耆老所言，他每次乘轎外出時，共 8 人抬的大轎內，常有愛犬相隨；總鎮署內亦蓋有犬舍，愛犬不離左右。1895 年返回中國前夕，他命令手下將印信與愛犬們，先送至「的利士號」輪船上去。為官者將印信視為第二性命不稀奇，但他臨走前還掛心這些軍犬，吩咐手下把愛犬們護送至船上，可見其護狗心之殷切。

日治時期，臺北詩人駱子珊（1901-1969）曾寫〈家狗〉二首，第一首「搖頭擺尾性溫馴，門戶須防夜向晨。展草韓盧知報德，背恩反噬枉為人」，描寫溫馴乖巧的家狗徹夜守護門戶安全，以狗的知恩對比人的忘恩；第二首「黃耳傳書事不磨，守門防夜績偏多。欣他馴養知人意，蠢彼豚兒奈若何」，同



樣讚揚乖狗狗守門的事蹟，還開了兒子玩笑，說家狗善解人意、簡直比兒子還要聰明。

相較於個性溫馴乖巧的狗，同時期的詩人，對貓則有諸多抱怨。臺北陳薰南（1892-？）有詩〈叢書被貓抓破嘆〉，寫道：「辛苦購求共友生，彼貓胡為恣狂亂」，抱怨貓把辛苦蒐購來的書籍當作貓抓板，「紙片紛紛難認補，追責同思非妙算。去貓來鼠害匪輕，不善置藏生憤惋」，貓咪把紙張碎成片片，要補也不能補了！想要對貓發脾氣，但冷靜想想，與其向貓究責，惹得牠離家出走、引來鼠害，不如還是自己默默把書收好！

同是貓奴的好友張純甫（1888-1941）、黃水沛（1884-1959）於是寫詩回應。張純甫說：「蠹蟬之間鼠竊餘，所失還堪一一案」，我家的書都被蟲和老鼠吃光了。「狂貓雖得入君筭，能慎啟閉尚可扞」，你家的貓雖狂，至少還能顧家、驅鼠，不錯了啦。言下之意就是請陳兄自己摸摸鼻子認了吧！黃水沛則說：「溺矢滿紙初疑貓，籌思鼠輩來暗算」，我的書上都是排泄物，本來懷疑是貓，結果竟是遭鼠輩暗算。「君貓我鼠等其患，頗欲相憐作詩案」，你家的貓調皮，我家是老鼠搗蛋啊！詩



愛地球不耗能環保碎紙機示意圖

人互相「討拍」的情景，猶如當今寵物社團中，時常可見奴才們秀出主子們的「藝術創作」。

不過，家有碎紙貓的陳薰南還有另一首〈老貓〉，寫道「老貓多睡鼠跳梁，驅黠知他齒已荒」，講述家中貓整日睡覺，以致於老鼠囂張地四處跑，因為他年紀大了、牙齒已經掉光了啊，「冬晴花下時添趣，曉起人前每索糧。悵念先慈憐愛久，難同墓拜豈相忘」，在冬日和煦的陽光下曬得暖呼呼地睡覺，睡醒了就任性地吵著吃飯，但惦念著是母親的貓，也就延續著母親對牠的憐愛。可見奴才們抱怨歸抱怨，字裡行間仍是充滿溺愛。

貓狗大戰，籠鳥池魚之殃

有些文人的家裡不只侍候一位主子，各主子之間是否能和平相處呢？彰化詩人吳德功（1850-1924）有詩〈歸書館〉，詩裡說道：「黃犬臥當門，兩眼睜睜視。黑犬認得主，搖頭兼搖耳。花貓抱花眠，聞聲忽驚起。躊躇向主看，嗥呼叫不已」，詩人在戰亂後終於回到老宅，家裡的小黃小黑和小花各以不同的反應

相迎，有的傻呼呼，只覺得來人面熟睜大眼直看；有的很機靈馬上親切招呼；有的有起床氣，因為睡覺被吵醒氣撲撲鬼吼鬼叫，場面熱鬧溫馨而有趣。

其他人可沒這麼幸運了。臺南詩人許南英（1855-1917）的表弟陳鳳昌（1865-1906）有一篇文章〈貞犬〉刊登在《三六九小報》，文章提及表哥許南英，在大的像個村落一般的



窺園一隅 許敦谷繪

窺園（今臺南府前路臺灣銀行一帶）內，飼養一隻白底黑花紋的乳牛狗，不但能勇敢地趕跑小偷、機警地發現大蛇潛伏；看見廚房中的雞、鴨、魚肉，也不曾偷吃。只不過，這隻靈巧的狗宛如家中的風紀股長，只要看見家中的貓找機會偷吃，就找牠打架、向南英打小報告。久而久之成了隻「顧貓怨」的狗，貓看到牠都會閃得遠遠的。

前述為鼠患相當苦惱的臺北詩人黃水沛，也曾經控訴家裡的貓不捉老鼠、反而抓傷鸚鵡。櫟社詩人傅錫祺（1872-1946）也有相同困擾，寫下詩句「凭窗或叱貓驚鳥，倚枕頻聞鼠嚙箱」，並注解「貓近階下鳥籠，則籠中秦吉了驚躍，至不可名狀」，秦吉了，是鳥名，就是俗稱的九官鳥。傅錫祺寫家中貓半夜不睡



南英家白底黑花紋的乳牛狗示意圖

延伸閱讀



〈第三話：我養了一隻狗〉
國立臺灣文學館圖書室粉絲專頁

覺，偷偷摸摸地靠近鳥籠，惹得籠內的九官鳥被貓嚇得吱吱叫，傅錫祺也被吵得整夜沒睡好。南投張達修（1906-1983）去潭子拜訪傅錫祺時，曾寫下〈冬日遊潭子澹廬呈鶴亭前輩〉，當中「香催花檻鳥能言」，也提及傅錫祺養了一隻南洋產的、比鸚鵡還會說話的秦吉了（九官鳥），這應該就是前面所提及、被貓嚇壞的那位苦主呀！

臺北詩人楊仲佐（1875-1968）也感同身受，他說「吾家養一貓，搏鼠技殊精。既免翻廚擾，亦無竊食驚」，家貓捕鼠技術非常高超，家人從不擔心廚房食物被貓翻找偷吃。又說「復畜一小鳥，置在錦花棚。嬌喉時百轉，彷彿如調箏」，除了貓之外，家裡也養了一隻小鳥，歌聲婉轉動聽。但偏偏沒想到，兩者就像瑜亮一般無法共處，小鳥好幾次差點死在貓爪下，為了避免發生憾事，後來詩人只好將小鳥放生了。新北詩人黃純青的貓則是抓傷池中金魚，游來游去樂悠悠、活潑潑的魚兒，竟無

端遭到貓爪攻擊，讓詩人感嘆：「錦鱗活潑雨廉纖，春水池塘半尺添。憐汝浮游遭爪禍，不如養晦學沉潛。」

前述總是處境危險的鳥兒，若單獨飼養，就相對安全許多了。臺南詩人吳萱草（1889-1960）拜訪曾菊花家，曾寫「綠鸚哥叫晉茶來」；臺南詩人羅秀惠（1865-1943）〈無題三十首步梅癡韻〉亦寫「後院鸚哥供應客，呼名聊藉慰阿儂」；瀛社詩人林夢梅〈秋日游草山三首〉則寫「旅舍旗飄一字巴，鸚哥喚客坐評茶」。無論家中、旅舍，都可看見聰穎的鸚鵡善於說話、主動呼喚客人的身影。

不願面對的生離死別

然而，生離死別是養寵物必須面對的殘酷課題，也有不少詩作哀悼寵物的逝去。新竹詩人何鏡輝的〈吊愛犬エス墓〉，回憶從前回家總有愛犬迎接、幫忙傳遞書信，如今只能卻獨自迎客，即使時隔一年還是悲痛不已：「荒塚森森事可哀，擺頭無復接余來。花前曾記逢人吠，月下時為守我回。昔欲寄書賴黃耳，今難迎客醉青醅。最憐此是週年別，魂若歸兮奠一杯。」

瀛社詩人顏笏山（1872-1944）也曾寫

〈哭愛犬指路〉，家中呵護備至的愛犬死於輪下，遙想從前拿拐杖緩步時牠的追隨、貼心將食物分給貓兒吃的情景，心中充滿不捨：「憶自信墜地時，家人愛護過嬰兒。突聞一旦罹輪禍，老少居鄰共淚垂。散步扶筇尾後隨，分羹每飯共貓兒。」嘉義詩人許夢樵的愛犬不幸因車禍去世時，好友簡竹村、蕭嘯濤亦寫〈夢樵詞兄愛犬被轢書以慰之〉來安慰他。

嘉義詩人楊爾材（1882-1953）也寫詩悼念車禍過世的家貓，「文章壯威儀，麒麟尾又妍」，有著美麗麒麟尾的虎斑貓，「不嫌食無魚，自甘隱酒泉」，穿梭在他開設的酒場，從不嫌棄沒魚可吃，「捕鼠籌善策，終夜不遑眠。吾家無長物，詩書賴保全」，且善於捕鼠，家裡的書籍都交給牠保全。這麼乖巧又勤勞的貓，也難怪詩人如此懷念。詩人連國材則有詩〈失貓有懷〉，「吾家小豹去難尋，直待更深月色沈。汝竟忘情貪富貴，朱門魚肉駐歡心」，寫自己不慎讓家中的貓走失，踏著夜色不停尋找仍然未能尋獲。只得猜測貓是貪戀富貴人家好吃的魚肉，來說服愧疚的自己。

嘉義詩人張李德和（1893-1972）則寫〈悼鸚鵡歌〉哀悼逝去的鸚鵡，「家中兒女名盡識，欲水欲餅求自知。最愛落花生味好，聲



1939年黃溪泉與勇士合照
1939年黃溪泉送勇士入營訓練上中國戰場，左二為黃溪泉，右二為葉廷珪。（黃隆正先生提供）

聲說謝解人頤」，慧點的鸚鵡記得所有家中兒女的名字，要水、要食物都能清楚表達，得到了最愛的落花生還會說謝謝。「次男久旅記還真，見面呼名歸意陳。時作雞啼聲啾啾，時鳴狗吠更怡神」，孩子離家日久歸來，鸚鵡還是認得且主動打招呼。有時模仿雞聲啾啾、有時學狗汪汪叫，逗得全家人都非常開心。「卅載春秋成一夢，情留墨客斷吾魂」，有他陪伴的30年歲月彷彿一場夢，只留下詩人還在失魂落魄地傷心。

寵物因年老、意外去世都很令人傷感，在

戰爭頻仍的時代，更有狗兒被迫與家人分離。勇士是出生在時任臺南市議員（後任臺南市長）葉廷珪家的小狗，是一窩幼犬中的狗王，後來被葉廷珪兒子南門國小的黃家同學抱回家養。原本葉家不願意把狗王送走，想用別隻幼犬替換，但當時「喊水會結冰」的黃溪泉先生氣魄地說「叫葉廷珪自己來換」，所以後來勇士還是留在黃家，備受家人疼愛。

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，軍人、軍犬需求都大增。1938年，勇士的爸爸 Art（アールド）在軍犬大賽中得名被徵召入伍，隔年

勇士和弟弟 X (エクス) 也被徵召。送勇士入營那天，牠的日本名字改為雄姿 (Yushi，和勇士同音)，旗上雖寫著「贈」字，黃家人卻是百般不願意。某天黃家小孩在固園前院的車子底下發現勇士，牠在受訓期間因思念家人偷溜回家，又怕被發現會給主人帶來麻煩，不知道躲了多久。家人看到勇士回家又開心、又心疼，特別準備牛肉給牠。但勇士是有軍籍的軍犬，軍部總是會上門找狗，黃溪泉先生只得找來攝影師，讓家中小女孩 (黃溪泉六女黃瓊



黃溪泉六女黃瓊華與勇士合照
黃家小女孩與偷跑回家的勇士合照，是勇士在黃家的最後一張照片。(黃隆正先生提供)

華) 和勇士合照留念。小女孩摟著她最愛的大狗狗，卻完全擠不出笑容。勇士前往中國戰場後在槍林彈雨中聯絡援軍立下戰功，事蹟還上了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然而報導提及勇士的爸爸已經戰死，後來勇士也沒有回家了。照片中的女孩現在快要 90 歲了，雖然黃家和勇士的緣分不長，但至今提起勇士，依然是滿滿的思念。

面對狗兒逝去的傷痛，有些人選擇尋找「接班狗」，延續他們對狗兒的愛。1970 年



1970年代吳燕生長女吳北向、次女吳北和與狗咪咪在吳家花園合照，左起吳北向、吳北和。
臺灣文學館典藏 批次流水號201900800132
吳北和捐贈

左右，臺中詩人吳燕生 (1915-1976) 與兒女亦曾在臺中太平冬瓜山吳家花園飼養狼犬「花麗」、米克斯「咪咪」，據說吳燕生次女吳北和最愛的就是咪咪，照片中她將牠抱在懷中，顯然相當疼愛。吳北和後來到臺北養了一隻貴賓狗、到澳洲養了一隻西施狗，都取相同的名字「咪咪」，將對牠的愛不斷延續，令人動容。

執子之手，鑿屎到老

聽了那麼多鑿屎官的心聲——奴才們對於貓抓鼠、狗守門的稱讚；對於貓抓書、狗竊食的抱怨，我們可以發現，從前養貓多是為了捕

鼠、養狗多是為了防盜，相較現在多了些「工具性」的目的。然而，這些被戴上項圈、掛上名牌的「寵物」，仍是比在街頭流浪的幸運得多了。1925 年的《臺南新報》，刊載了政府當局因野犬咬人事件，於是展開流浪犬撲殺的政策，唯有「飼主掛牌者」可倖免。

儘管從古到今，保護者與動物之間的角色有了非常大的轉變，從寵物變成伙伴，從主人變成奴才，但無論如何，仍可從文學作品中見到與我們極其相似的、鑿屎官們又愛又恨的抒發，與面對生離死別所展現的濃烈情感。書房亂七八糟的詩人提醒我們把書收好；寵物發生意外的詩人則提醒我們繫上牽繩的重要。同樣生活在世界上，人與動物如何共處，動物與動物之間怎麼磨合，亦是當今相當重要的課題。文章的最後，提醒大家以領養代替購買、以教養代替棄養，「執子之手」，就要「鑿屎到老」呀！

▲野犬獸類。臺北西南
北兩警察署。自本月初旬
至本月下旬。施行野犬撲
殺。惟飼犬有掛牌者則不
殺。乃每為飼犬而咬傷
行人者。則尤不可不注意
也。如市內策地町一丁目
九番地。川崎松壽邸所飼
之犬。於九日午前九時。黃
陵傷龍山寺町三丁目。黃
李氏花年十六之左足。又
若竹町二丁目三番地。西
本田甚所飼之犬咬傷同
町遠藤幸雄年十五之左足
是又防不勝防矣。

《臺南新報》，1925年5月9日，第5版